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

宋 祝穆 撰

人事部

禍福 嫁禍 樂禍

羣書要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書天道福善禍淫湯誥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禍家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家語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襄二十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 世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春申君傳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枚乘傳 福不盈眦禍溢於世班固賓戲 霆震乎市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劉禹錫天論 禍是自求禍也孟子 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王符論 網羅未改縱羽翮而何施柳文 夫獸深居而簡出烏俛而啄仰而四顧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免焉韓文 福

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禮記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求多福大明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執競福祿如茨瞻洛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外禔福相如傳休嘉砰隱西漢禮樂志砰隱盛意因才取禍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也莊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爍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

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樓子 蒼鷹鷙而受緤鸚䳇慧而入籠張華賦 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文粹 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傳 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黄乃木之災韓文 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坡文 因言取禍惟口起羞書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語 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荀子 言輕則招憂楊子 口語致罪詩 句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坡 陷身泥溝間誰復稟

指揮韓 失身陷危機坡 世路廹窄多穽機坡 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為福杜 因才取禍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杜 龜以靈故燋雉以文故翳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

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困乃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

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福過災生

庾亮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以下係禍

趙盖曰楚使子圍聘於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

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腐鼠致禍見鳶門

怨府禍梯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亂李兊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稱疾傳政毋為怨府毋為禍梯

不禮致禍

晉嵇康性絶巧而好鍜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鍜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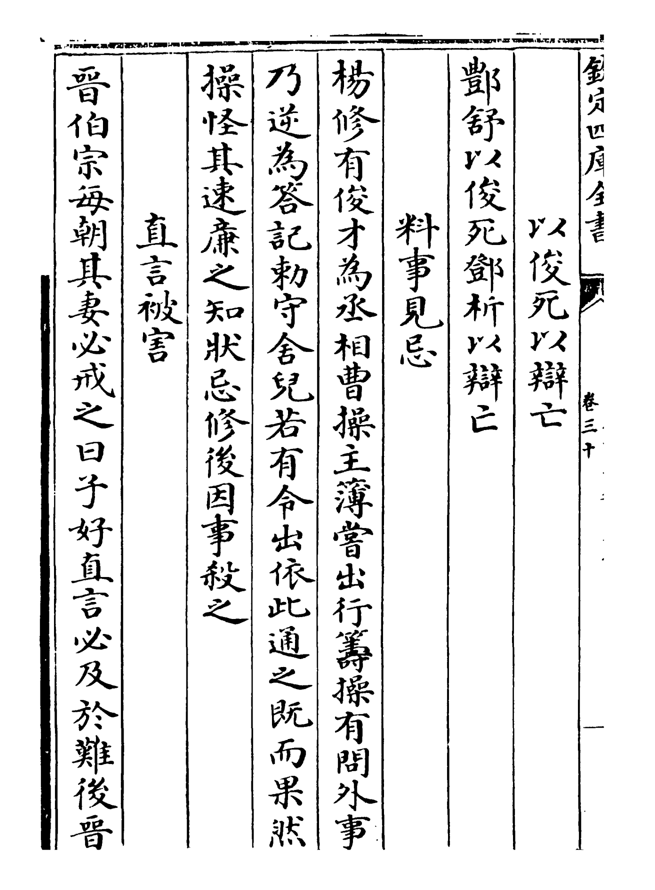
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昵信會遂害之

貧賤遭亂

裴寂謂劉文靜曰貧賤如此復逢離亂

以勇死以智困

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淮南子　晁錯以智死



以俊死以辯亡

鄧舒以俊死鄧析以辯亡

料事見忌

楊修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閤外事乃逆為答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修後因事殺之

直言被害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

三郤害伯宗

救罪遭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言致禍

張敞掾絮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

聞舜語收繫獄死

誹謗遭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誹謗之言坐棄市

驕慢被殺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不樂後竟殺之

醉語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

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歸咎二臣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距心辭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無功嫁禍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

借以報仇

楚殺伍奢其子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嫪毐（嫪，郎到切。毐，於改切。）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詐腐則得給事宮中后陰賜主腐者詐論之遂侍太后私通

嫁禍於趙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禍於趙也

推惡利己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已居守

樂禍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左莊二十

幸災

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背施幸災民所棄也

樂人之禍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

之宏遂命詁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部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部棄為稷官烝民賴之宋棄

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何如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此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

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有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隨死得金王者皆努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

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絶汝若思為禄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藍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唐中宗賛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

而爲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顔跖　　歐陽永叔

顔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厭人肝九州恣横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得所豹犬飽臭腥顔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如日星譬如埋金玉

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閒較量難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羣書要語括囊无咎 坤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烝民 全身遠害 君子陽陽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書序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文十七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揚子 雲中白鷴非鷄鶩之網所能羅矣 魏邴原傳

詩句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 歐 黄雀死彈丸廐罪在

啄粟翡翠不近人何為亦窮辱

古今事實

隱語逃難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呼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二物所以禦濕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烏丸切廢井也）井而拯

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濆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

見幾先去

范蠡與句踐既滅吳為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

鼓箾乞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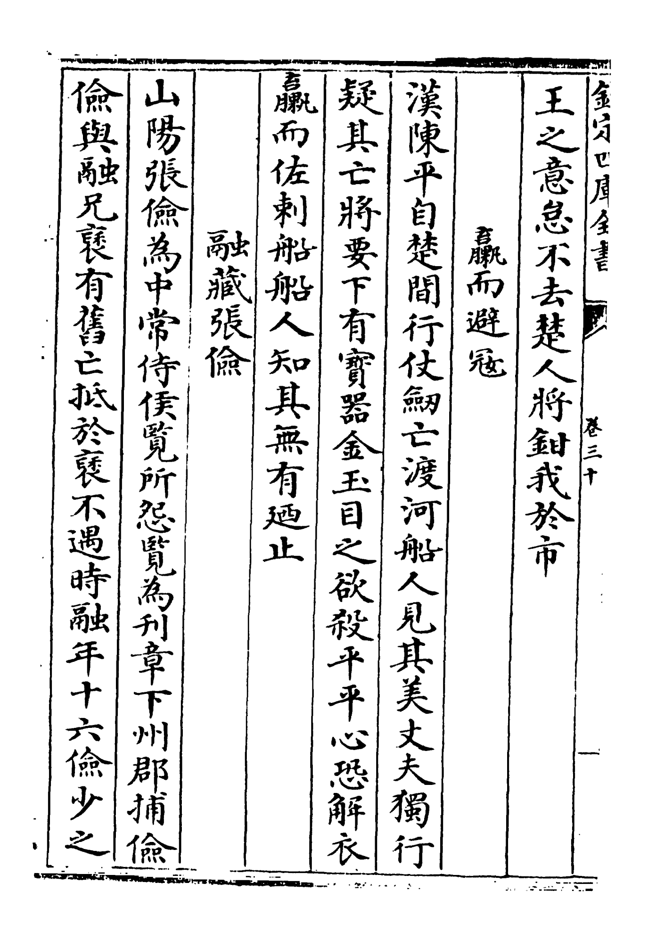
伍子胥載槖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莞乞食於吳市

布匿廣柳

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喪車也）

醴酒不設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



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𣻸而避冦

漢陳平自楚間行仗劔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解衣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廼止

融藏張儉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覧所怨覧為刋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襃有舊亡抵於襃襃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

而不告融見其有窘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褒焉

避難複壁

後漢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衛兄琦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岐又數為貶議琦

後為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餠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餠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作厄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既滅因赦乃免

教家人走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秘要為司空掾平帝即位稱

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畏劉輿膩

范陽王虓鎮鄴以劉輿為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散黨避禍

范滂以鉤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黄穆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

稱佳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揔角從伯敦謂其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王敦疑己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目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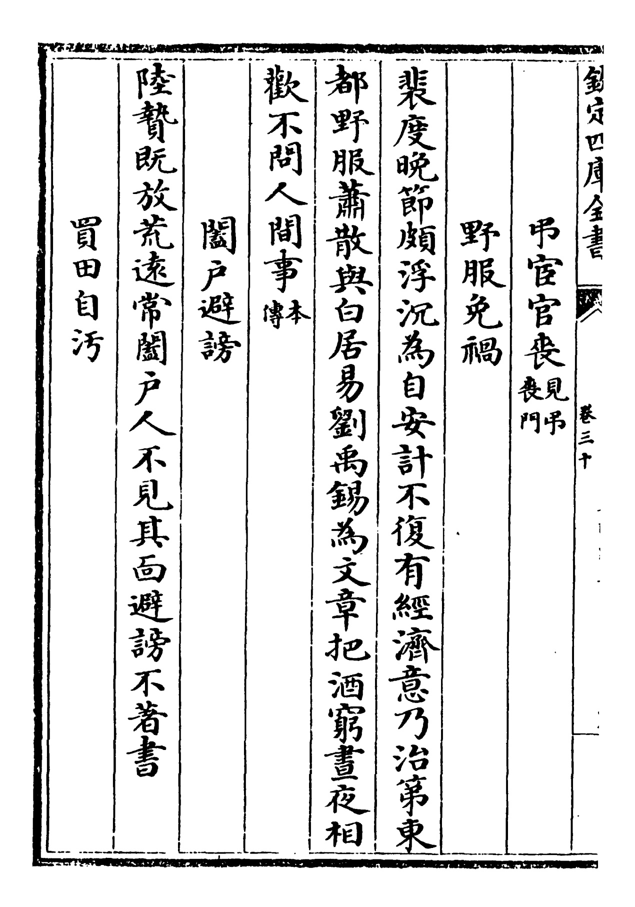
之時父舒為廷尉允之還都定省以敦鳯謀議白舒與王導俱啟明帝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舩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

林閒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蒪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娶官女見婚姻門



弔宦官喪（見弔喪門）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本傳）

闔户避謗

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户人不見其面避謗不著書

買田自污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户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防患不早

莊辛謂楚襄王曰見兎而顧犬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

危言自恐

漢息夫躬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恐不知畧云玄靈決鬱將安歸兮鷹隼横厲鸞徘徊兮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寃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沉瀾心胸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列昭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唫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攬其頭遊曠迥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誅如其言

人爲之危

唐嚴武爲劍南節度頗放肆章彛爲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琯故相又嘗薦武後爲廵内刺史武倨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蜀道難爲房與杜危之也

出入防患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

人莫知其處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盡付西鄙得便宜從事會邠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使麾兵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賔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刄即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賔從股

慄

無忘檻車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威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謂威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

顧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　光武獲異於巾車故云巾車鄉名也

無忘創業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遣宮苑使王允平營樓郭崇韜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凉莊宗黙然終遣允平起樓臺

古今文集

雜著

諷詐　王讜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酗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酗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

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律詩

贈李鐔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杜荀鶴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作悲祇殘三日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着卧衣裳難辨洗旋求粮食莫供炊地爐不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雜著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否回舉國遭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為瘉敵存禍滅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鹿門隱書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懟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作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擬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

究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
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
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
㧞距而過賢者寒浞竊寶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
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邪域然後世之君猶有
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邪者夏啟乘龍周穆謠瑤池神
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
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

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易容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禨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

表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歛躬跼蹐而迎視兢然若將隊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迹於傳記雖覔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氷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休求據存而懼亡係於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

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保身說　司馬君實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虵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

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律詩

仁者難逢

邵堯夫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厚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解紛

羣書要語解其紛老子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可也

詩句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紛太白多言雖數窮徹中或排難坡不忍其危

古今事實

解驂贖罪

越石父賢在縲絏間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入為

上客

解紛無所取

魯仲連游趙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欲令趙尊秦為帝仲連見新垣衍言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不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連不忍為也

遂辭平原君而去

為鄰解紛

蒯通曰里婦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今令而家返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以言免刑

韓信坐法當斬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悦之言於

上以為治粟都尉

以貌免刑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後以為代相遷為計相

撫箏解紛

謝安為王國寶所讒孝武召桓伊飲讌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淚下霑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

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執法解怒

權善才范懷義悮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至死曰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主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請察謗毀

議者言韓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絶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滉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令滉歸覲

百口保之

杜兼誣奏李藩於張建封之薨揺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

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召藩詰長安望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日授祕書郎通鑑

除官解怨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嘗詣宗閔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

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

古今文集

雜著

上疏為四賢辨謗　歐陽永叔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

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害善良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揺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

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文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具事弼等遜迴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有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

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鋭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陛下聖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三十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三十一

宋 祝穆 撰

人事部

施恩 報恩

羣書要語積而能散曲禮分散者人之施也儒行分人以財謂之惠滕上愛施者仁之端史記樂分施而耻積藏荀大略報恩無德不報抑詩情為恩使命緣義輕朱暉傳施報其次務

施報禮尚往來曲禮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僖二十四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惡聲至必反之同上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同上耕而鹵莾之則其實亦鹵莾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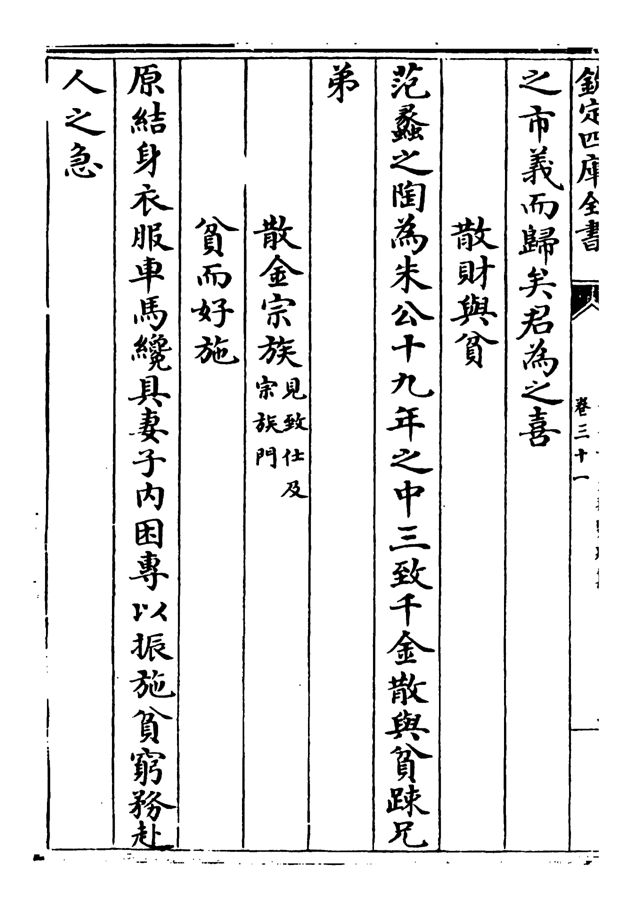
詩句意重泰山輕李白傾家其人費劉長卿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坡仰荷天地德坡報恩恨無隋侯珠以酬荆文璧盧子諒選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王種人情貴往還不報生禍根坡美人贈我錦繡叚何以報之青玉案美

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並張平子四愁）

古今事實

焚券市恩

馮驩貧乏之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寡有者市之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萬歲問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



之市義而歸矣君爲之喜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爲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疎兄弟

散金宗族見致仕及宗族門

貧而好施

原結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内困專以振施貧窮務赴人之急

租俸分給

梁商常曰多藏厚己爲子孫累每得租俸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餧者輙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

與米一囷 見米門

家温濟饑

張儉資計差温初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

其存者以百數

殖財能施

後漢馬援扶風茂陵人轉游隴漢閒謂賔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敢盡以分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

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受

投瓜報瓊以下係報恩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死而結草

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篤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

餓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

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甲士也）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盜馬報恩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

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遂脫繆公反生得晉惠公

退舍以報

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搜神記

後漢楊寶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地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

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

羊羹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是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餔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急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盃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人

絶纓報德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絶其纓趣持火來視絶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絶纓者不懽羣臣百官皆絶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絶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頸血湔敵久矣遂平晉

報復有恩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解劍報德

楚欲殺伍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撑舡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以國士報

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

一飯必報

范雎一飯之德必償

偏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金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

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後子

五錢有報

漢蕭何為沛主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為丞相封酇侯食邑八千户乃益封二千户以嘗繇咸陽何送我獨贏錢二也

報漂母恩

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信往

不為具食自絶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盜妾報恩

袁盎為吳相時有從吏嘗盜袁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

之如初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蓋驅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吏及衰蓋使吳見守從吏適為校司馬中夜引蓋起曰君可以去矣吳主期旦日斬君蓋謝而去

魚報雙珠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大魚銜鉤取而放之閒三日帝復遊池濵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乎

受恩報子

陶侃傳初范逵過侃逵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

執炙報恩 見飲酒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隱魚刀感君恩重許君命

泰山一擲輕鴻毛

感恩 負恩

羣書要語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襄七 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襄二十 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莊子 浹肌膚而藏骨髓 前禮樂志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任彦升彈文 肝腦塗地不足塞責 陳子昂 興衰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柳文 身侔蟬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出類要 負恩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詩句寸心銘佩字杜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臨川負恩咫尺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古今事實

背之不祥

武涉説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

造門謝恩

何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彎射羿弓以下係背恩

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閉糴負恩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負漢大恩

王莽使安陽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

富貴累世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人臣盡私恩則盡公義　秦少游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可深咎也愚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

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

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葢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葢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

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寃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

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詩話

追感舊恩

馮京當世少嘗薄游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閩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近來恩

報讐 快讎

羣書要語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禮記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仇避諸海外兄弟之讎

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詩句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唐太宗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杜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

古今事實

復九世讎

齊襄公享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代可也

吞炭報讐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厠欲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償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

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劍自殺

報東門役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

不忘父讎

夫差使人立於庭茍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三年乃報越

嘗膽報仇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卧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史記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則抱氷吳越春秋卧薪嘗膽以雪夫椒之耻

鞭尸報讐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極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殺奢及其子

伍尚次子伍員奔吴及闔閭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即伍員也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報刖足仇

龎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二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

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於此樹之下龎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鑚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亂龎涓自剄曰遂成竪子之名

報亡璧讐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箬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

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君笞我若善守汝國吾且盜若城

為韓報仇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殺子玉而喜 以下係快讐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

被誅人喜

皇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耳

火炷燃臍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

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火炷置卓臍中
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人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
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士民皆相賀於
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罷官相賀

吐突承璀首唱用兵疲敝天下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

器使中外相賀

以𢐢塞口門見𢐢

貶官人賀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古今文集

雜著

復讐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

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

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由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戊午讜議序　　朱元晦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

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即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目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敵人於是始露

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敵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患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

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恐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敵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為説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

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獘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凛然以寒心者而

詭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彛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

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復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强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

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取與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論豫讓真義士 兒豪俠門 胡明仲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三十一